

原创
白金版

浩气长存

乌孙王国传奇

金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东向长安”系列丛书

浩气冲天 乌孙王国传奇

金钊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孙王国传奇 / 金钊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1

(东向长安)

ISBN 978-7-5078-3396-6

I. ①乌… II. ①金… III. ①西域—地方史—古代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343号

流血的天堂·乌孙王国传奇

著者	金 钊
审 定	白振声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2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96-6 / K·205
定 价	28.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仇英《出塞图》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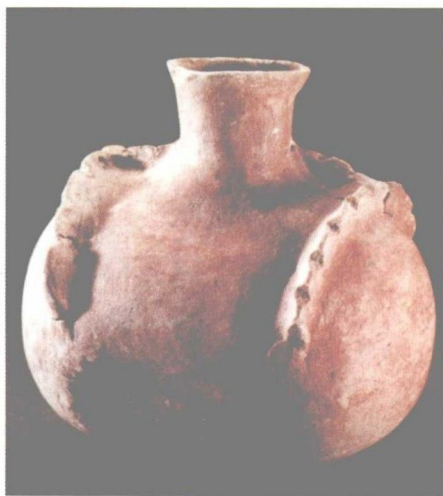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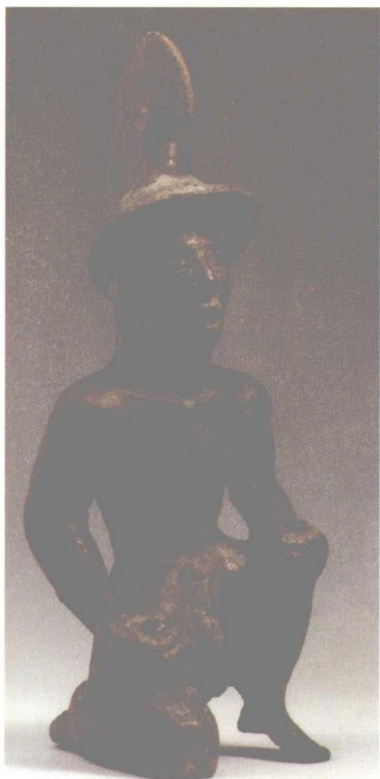
匈奴古墓壁画



大夏，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继承了阿姆河文明。图为大夏壁画。



北魏孝文帝



茧形红陶罐（汉代昭苏县夏台古墓出土）

铜武士俑（出土于新源县，公元前3世纪）



方形彩陶钵（公元前3世纪，特克斯古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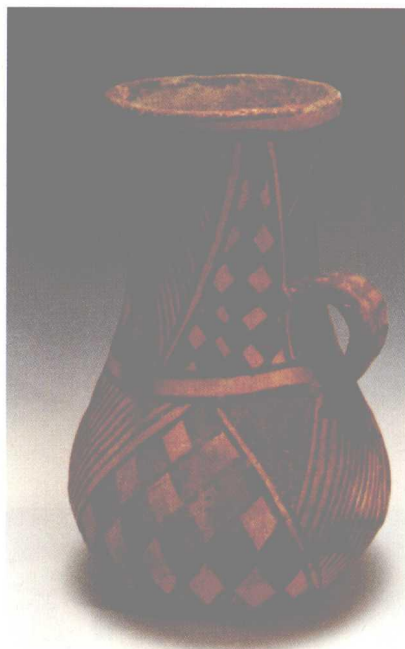
匈奴人



石壁上的古突厥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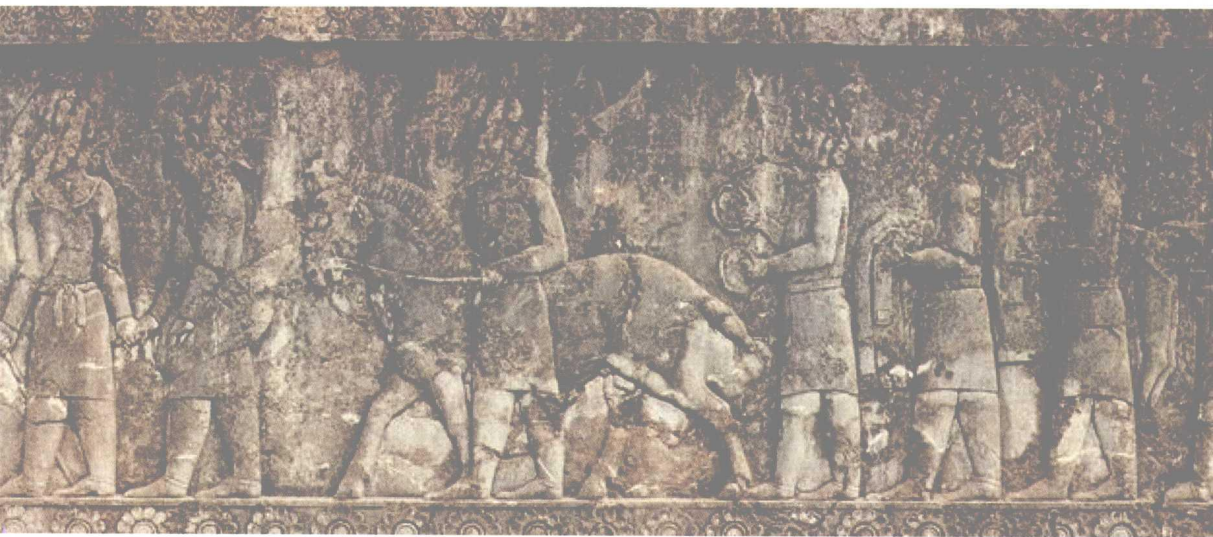
大夏国银币



高颈单耳彩陶罐（公元前3世纪，
疏勒县古墓出土）



贵霜帝国石雕



石壁上的塞种人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北魏时期）

目 录

序 篇 乌孙血脉，火尽薪传 / 2

迁徙、崛起、内讧、分裂、再迁徙……从河西走廊到哈萨克草原，母狼哺育下的乌孙人一次次地重复着王国的生死轮回，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第一章 多难兴邦：远走千里后的神奇复国 / 14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曾把砍下敌酋的头颅并将其制成镶金酒器，视为伟大的武功。乌孙首领难兜靡不仅被月氏人砍掉了脑袋，制成了酒器，还被赶出了世代游牧的河西走廊。

命运为河，人为游鱼。几十年后，那位月氏王落了个同样的下场，他的部族被难兜靡之子与匈奴人联合击败、驱逐，自己的脑袋也变成了匈奴单于手中把玩的酒器。这一切，巧得仿佛一个轮回。

一、流血的天堂：别了，故乡，河西走廊 / 15

二、乌哺狼乳：游牧英雄猎骄靡 / 22

第二章 马上执政：草原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 / 30

复国后的乌孙，为游刃于匈奴与强汉之间，展开了公主外交，危险的跷跷板游戏就此开始。但猎骄靡们始终找不到两位公主的平衡点，直到王国一分为三。

一、接过橄榄枝：张骞凿空西域的最佳拍档 / 31

二、两个鸡蛋上跳舞：异常艰险的公主外交 / 38

第三章 一鸣惊人：西域强国的横空出世 / 48

一只小小的蝴蝶煽动翅膀，一段时间后，便有可能在遥远的他地引起一场季风或者暴风雨，其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在遥远东方的一位汉朝女子，恰恰

就扮演了一回这样的小蝴蝶，导致了几个世纪里亚洲与欧洲的一系列剧变。

- 一、女中丈夫：解忧公主，为夫解忧 / 49
- 二、大破匈奴：西域最强国家的短暂登场 / 57

第四章 胡运不过百年：游牧英雄的不变宿命 / 64

一场夜雨，可以改变一个季节；一场葬礼，可能埋葬一个国家。英雄的翁归靡过世了，于是，乌孙王国走入了它的冬季。

- 一、多方角力：风雨飘摇中的王国 / 65
- 二、虽远必诛：来自娘家人的千里驰援 / 74

第五章 煞星骤现：来自蒙古高原的白毛风 / 92

水的方向是由山决定的，风的方向是由树决定的，一个王国的方向，需要由统治者来决定。没有英雄的乌孙王国，层出不穷的是昏君庸主，是十步一杀的绝世刺客。重重山岭挡不住命运的最后一刀。

- 一、柔然新主：西来的草原英雄 / 93
- 二、刺客横行：诡异的王国“特产” / 101

第六章 撒里乌孙：流星般崛起的乌孙后裔 / 112

西突厥式微后，一个新的游牧部落联盟兴起，他们以乌孙故地——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建立起了突骑施汗国，我们从纷繁迷乱、浩瀚如烟的历史中再一次寻到了乌孙人的足迹。

- 一、涅槃重生：狼族突厥沉沦后的突骑施 / 113
- 二、又领风骚一百年：黄姓、黑姓的轮流坐庄 / 119

第七章 托身哈萨克：乌孙子孙的又一次崛起 /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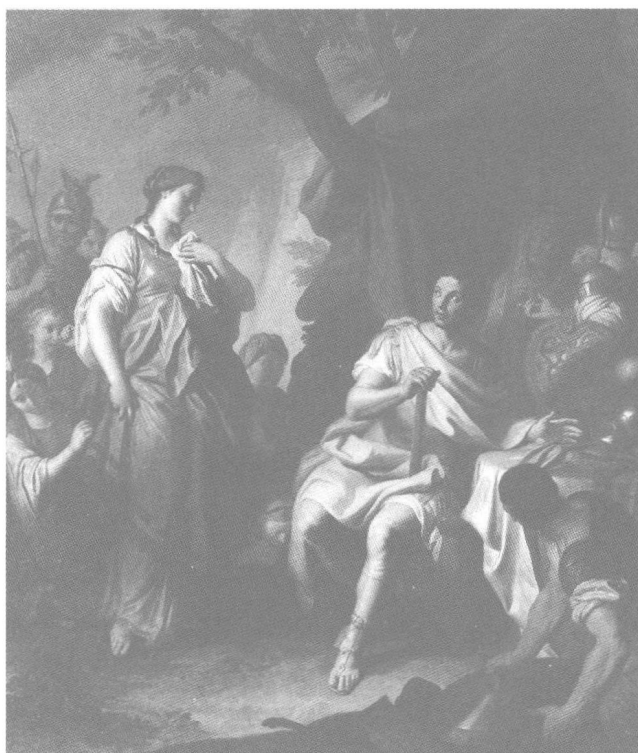
隐身于哈萨克民族群体中的撒里乌孙、咄陆部，随着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再一次登上历史的前台。托生的乌孙千年传承，创造新传奇。

- 一、铸铁成剑：荆棘深处开拓出的新荣耀 / 129
- 二、折戟沉沙：哈萨克汗国的血泪苦难 / 136
- 三、汗国兴废：盛衰转圜又百年 / 144

尾 声 一个王国的不朽传奇 / 152

熊熊篝火的燃尽，并不意味火的终结。乌孙王国的灭亡，并不代表着乌孙人与乌孙文化的消失。乌孙人的后裔，你在哪里？从那大漠的风声中我们听到了你的足音。

附 录 / 155



序 篇

乌孙血脉，火尽薪传

迁徙、崛起、内讧、分裂、再迁徙……从河西走廊到哈萨克草原，母狼哺育下的乌孙人一次次地重复着王国的生死轮回，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吾家嫁我今方一，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颇有楚地风格的诗歌出自西汉武帝时期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歌名《黄鹄歌》，又名《悲愁歌》，读之令人既悲伤，又愤恨。悲的是刘细君这位弱女子身不由己的命运，她孤苦伶仃，生无所依；她远嫁千里，故土难忘。恨的是身为男子的掌权者们，竟然狠心将如花似玉的弱女子一送千里，不但让她瘦弱的脊梁承受不可负担之重，更令她染上“朝为继祖母，暮为长孙妇”的耻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汉朝与乌孙相隔岂止遥远？既非世代交好，又无兵戈冲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乌孙，原本是一个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小民族，与月氏、匈奴

为邻。汉初，被月氏人击溃，其昆莫（即乌孙王）被杀，头颅被制成酒器。昆莫初生的儿子猎骄靡神话般地幸存下来，即使凶残阴鸷到弑父篡位的匈奴单于冒顿也以其为天神，将其收养帐下，助他复国。可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导致猎骄靡及其子孙调转枪头，与强大凶恶的匈奴人翻脸，并且最终给予其沉重打击呢？

在成为西域最强国后，乌孙王国同样不能逃脱那亘古不变的宿命，“胡运不过百年”这句扼死所有游牧民族的谶言再次被证明。内讧、变乱与暴政层出不穷，不断压榨着国家内部越来越少的生机，直至来自蒙古高原的新兴势力——柔然，为气若游魂的王国补上了最终的致命一刀。乌孙王国便这般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只留下历史的脚印一串串。

当然，乌孙人并未就此消亡殆尽，他们只是将民族的种子深深扎入到西域这片广袤的胚层中，等待在后世的某一时刻再次发芽、绽放。于是，乌孙人的后裔建立了突骑施汗国，托身于哈萨克汗国，将王国的传奇一代又一代延续……

乌孙——突骑施——哈萨克，一篇由乌孙人及其后裔用时超过两千一百年谱写的宏大史诗，开篇于那流血的天堂——河西走廊；在乌哺狼乳的神话中被注入天佑的色彩；跌宕于公主外交与三分其土的一策兴邦，一策罹难之间；十载西域最强国的辉煌，使史诗走向高潮；随即便在多方角力中陷入风雨飘摇的混乱一章；继而又写入了刺客横行的国殇，直至乌孙王国的首章终结；翻过一页，在突骑施的百年风骚之间，乌孙人的神奇得以继续见诸于字里行间；终于，哈萨克汗国的荣耀与苦难为这篇宏大史诗带来了最后的一笔浓墨重彩……

于是，我们从这篇乌孙人的史诗中，看到了一种传承的坚定，看到

了一股血脉的坚韧，看到了一个王国传奇的不朽。

提起古代的河西走廊，不同的人，眼前心中会浮现出不同的意境。有人会联想到不绝于路的商旅，腰挎弯刀手执鞭子，驱赶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踏着滚滚黄沙顶着蔽日黄风，向西交易丝绸瓷器，向东传递奇珍异兽；有人会伤叹它的悲凉，在顾盼回首身后那已遥不可望的家乡之余，随口吟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或者“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类的凄凉诗句；还有人会联想到古代发生于此的无数战争，不论是中原汉民族，还是北方或西方的游牧民族，抑或是昙花一现的其他民族，都曾经在此留下无数具忠骨，甚至不由得让人揣测，那句带着无比惨烈气息的“可怜无定河边骨”中，所描述的“无定河”是否便位于此地？

河西走廊，因为它的位置在黄河以西，且地理形状酷似走廊而得名。它地处甘肃省，东迄乌鞘岭（今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南边接壤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北与内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北山相连，是一条长近千里、宽数公里至百里的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

河西走廊是极重要的，不止是针对中国来说，对世界而言也是一样的。在中国来讲，河西走廊是汉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必经线路，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几大地理单元的交汇之所；对世界文明而言，它是最大的汇流区，在这里，华夏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及地中海文明难得“集体会晤”，不同地域产生的最高智慧终于有了一次全体性的、集中的碰撞、交流、反思与融合的机会。

在这条蕴含着非凡意义的走廊上，自古至今孕育、包容了许许多多